



兩條血痕

周作人譯

小日
說集本

兩條血痕

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發行
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版發行

◆兩條血痕◆

實價大洋八角
(外埠酌加寄費)

著作者：

周作人

發行者：

開明書店

總發行所：

上海望平街
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周作人譯

兩條血痕及其他

兩
條
血
痕

石川啄木作

目錄

兩條血痕（石川啄木）	一一
一日裏的一休和尚（武者小路實篤）	六一
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（前人）	九一
某夫婦（前人）	一一五
潮霧（有島武郎）	一四九
西行法師（長與善郎）	一六九
後記	一九五

兩條血痕

石川啄木作

夢一般的幼小時候的追憶，喜悅和悲哀都只是天真純潔的事情，朦朧地連續着，現在想到，彷彿是隔了一層微微的哀感的淡霞來看那華麗的兒童演劇似的，覺得很可懷戀，其中有兩件事，就是在十五六年後的今日，還是鮮明的留在我眼前。

那一件在前，那一件在後，很難於明瞭的記出來了。

我在六歲時進了本村的小學校，在從二年級升到三年級去的大考裏，我遇着了這半生裏只有這一回落第。在那落第時候藤野姑娘正還存在，因此其中的一件記得確鑿是第二次做二年生的八歲的那一年，暑假中的事情。還有一件因為是盛暑中的事，大約也是那時候的事情罷。

現在是教育部令很嚴緊，叫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的事，全然沒有了，在我幼小的時候，又因為是偏僻的鄉間，却似也不要費怎樣麻煩的周折。但是只有六歲，又很虛弱像我這樣的人，去入學的却很少。當時實在因為我的游嬉的同伴，

比我年長一兩歲的小孩，都五個一回七個一回的進了學校，寂寞的了不得，天天去逼迫和善的父親〔要上學去〕，當初只是說你還太小，不准我去，但原來不是什麼壞事，父親也似乎心裏很歡喜，所以末了有一天他終於去和高島先生說妥，從第二天起我也請父親給我買兩枚對折的紙石板，以及石筆硯臺等，同大家一起的上學校去了。因為這緣故，我的入學比同級的學生要遲一個月了。我的父親是少有的喜歡學問的人，在沒有工作的冬天的晚上，時常拏了熏黑得幾乎連字也看不出來，書面也粉碎了的孝經或十八史略的殘本，到高島先生那里去喝茶談天，順便請他指教。

那時父親大約是三十五六歲，在鄉間是稀有的晚婚，或者因為這緣故，我沒有兄姊和弟妹，只是一個獨子，連一句硬話都沒有被說過，這樣的養育下來的，所以身長雖然同平常一樣，却是瘦削細長，和近地的小孩們也常常赤着腳作戶外的遊戲，但不知怎的臉色總是蒼白的，無論競走或是角力爲我所敗的人一個都沒有。因此，即使這樣的游嬉着，偷的溜走，回到家裏去的事也常有之。上了學校去以後，這個脾氣終於不曾改，雖然因為牆上寫字，或者從柵欄裏鑽出，被先生訶斥，也如別個學生一般，但總是怯弱，不大說話。倘若被命令去讀寫在黑板上的字，便漲紅了臉，低着

頭，也不回答，變成石頭一般的堅硬了。雖然是自己願意進學校去的，對於學校却終於沒有興味，而且有時還乘中午放學回家，不給別人知道，躲在後面堆積什物的屋裏，不再去做午後的功課了。病身的母親有一天曾經摩着我的頭頂說道，這個孩子只要肯略略和人家的小孩們去打架，那就好了，我聽了也不說什麼，但是心裏想道，倘若打起架來，我一定耍輸的哩。

我家是村裏只此一家的箍桶鋪，單靠箍桶的生意，不能夠維持生活，所以又從近村的號稱近江屋的一家大地主那里賃了幾畝田來耕種。因此整年喫的是雜着許多稗子的飯，

一點都沒有黏氣，偶然晚上有人來談天，母親便拏一握的米放在火鏊裏炒焦了，「泡上開水」，拏出來代茶；家裏是這樣的境況，我也就終年穿着滿是補釘的洋布袴，只到腰間為止的洗舊了的小袖衣服，跟了穿着同樣服裝的小孩們赤着腳走路，這些事也都已習慣了；頭髮長了的時候，父親便親自給我剃。名字叫作檜澤新太郎，但是村裏的人，大家只叫我作「籬桶鋪的新太」。

我在學校裏，既然如上文所說，對於各種學科一點都不用功，當從第一年級升到第二年級去的時候，在三十多人的班裏，考在倒數第二名總算勉強及格了。但是不幸我家

兩邊鄰舍的小孩，一個是上級的男生，一個是同級的女生，在那時都領到用「水引」(一)束着的幾帖白紙當作獎品，我雖然幼小，但心裏也覺得不很舒服，這一天從學校回家，並不同平常一樣的到門外去，直到天黑只是蹲在很大的地爐的角上，茫然的弄着火簇。父親喫過晚飯，買了兩條黑羊羹(二)來，說因爲你是最小，安慰了一番。

(註一)水引是半紅半白的紙捻，有贈與時，以此橫縛物品上。

(註二)羊羹是一種點心，以豆沙和糖及石花汁煮後凝結而成的。

這件事到了第二天也完全忘記，還同以前一樣的時常不做下午的功課，這樣過去，七歲這一年完了，就是正月，第

三學期正開始的時候，學校裏發生了一件頗爲稀有的事情，這就是名叫佐藤藤野的在村裏是無比的美麗的一個女孩子，突然編進一年級裏來了。

百餘的生徒都撐起眼睛來了。實在這藤野姑娘，即使現在想起來，也是不大常見的美麗的女兒，前髮垂到眉邊，圓的臉龐，大而且黑的眼睛很是明澈，顏色極白，笑起來的時候頰上現出笑窩。男生不必說了，便是女生也都只用什麼紅布片之類束髮，頭上包着齷齪的月白手巾，或者在下雪的日子，穿了笨粗的雪屐，從頭上披着半截的紅毛毯上學校來：在這樣一羣人的中間，夾着身穿染出大朵菊花的華麗的

縐紬衣服的藤野姑娘，正是比在村端泥田裏開着的荷花還要鮮明的映在我們的眼裏了。

藤野姑娘據說以前曾在離村不過十里的盛岡市的學校裏學過，現在同母親寄住在近江屋的支派，開着紬緞鋪的稱作新家的家裏。

據村裏的傳聞，藤野姑娘的母親便是從二三年前患着眼病的新家的主母的妹子，本來在盛岡也開着頗大的銅鐵店，不知怎樣的破了產，丈夫上吊死了，她便帶了遺腹子藤野姑娘，到新家來寄住，一面給他們助理家務，這個傳說就是我們小孩也都知道的。藤野姑娘的母親是一個身材瘦小，顏

色很白而且美麗的人，又和她的姊姊那新家的主母不同，很是快活而且待人非常之和善。

村裏的學校在那時不過是很簡陋的國民科的單級，此外補習科學生六七人，教師只是高島先生一個人，教室也只一間。學級雖然不同，每當藤野姑娘用了鈴一般的好聲音朗誦讀本的時候，一百多人便都停住了石筆和毛筆，向着那邊看。我因為最不喜歡習字與算術，常常茫然的望着藤野姑娘的那邊，這其間先生便用竹鞭輕輕的敲我的頭頂。

藤野姑娘無論什麼學科，成績都很好。有一天，二年級的女生們在上課的時候做頑皮的遊戲，先生引了藤野姑娘

的例，曾加以訓戒。上級的學生略有點不服，但是我却毫不覺得詫異，因為藤野姑娘在那時候是全校裏的，全村裏的，——不，在當時的我的全世界裏的，第一個美而且好的人。

這年的三月三十日，照例的舉行給發文憑的儀式，從近江屋的主人起，村長，醫生，以及別的村民共有五六人，都到學校裏來。我也穿了珍藏的長袖衣服，用半幅的白棉布當作「兵兒帶」，和大家一同去。穿着黑色洋服的高島先生，覺得比平日更為像樣了；教室也裝飾得很像樣，正面交叉着日章旗；前面是蓋着白布的桌子，彷彿記得上面擺着大